

浪子神探系列

# LEE CHILD

[英]李查德 著  
陈荣彬 译



# 双面 敌人

THE ENEMY

跨越法国和德国，万里追凶，只为找到真正的敌人！

中国华侨出版社

THE ENEMY

# 双面 敌人

LEE CHILD

[英]李查德 著

陈荣彬 译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面敌人 / (英) 李查德著 ; 陈荣彬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113-1392-8

I. ①无… II. ①李…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3412号

The Enemy © 2004 by LEE CHIL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ee Child c/o  
Darley Anderso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1111

## 双面敌人

---

著 者 / [英] 李查德

译 者 / 陈荣彬

责任编辑 / 若 兰

特约编辑 / 李克宇

封面设计 / 嫁衣工舍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70mm × 640mm 1/32 印张 / 14 字数 / 250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392-8

定 价 / 28.0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 82605959 传真:(010) 8260593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 来自国外的好评!

李查德麻烦之处在于，一旦你开始翻阅，就很难放下这本书……他的作品就是这么容易让人上瘾!

——《英国独立报》

李查德又一部杰出的作品。情节曲折犹如迷宫，保证让读者猜到最后一刻。

——《爱尔兰时报》

错综复杂，经典的犯罪小说。

——《每日镜报》

引爆所有能量，李查德至今最佳的作品!

——《好书情报》

李查德终于塑造出笔下硬汉英雄的过往历史。如果你还没读过这个系列，这将是绝佳的起点。

——《苏格兰每日纪事报》

令人难忘的英雄，截至目前最佳的杰克·李奇系列作品。

——《新闻周刊》

## 李查德作品

- ◎ 1997 年《地狱蓝调》 *KILLING FLOOR*
- ◎ 1998 年《至死方休》 *DIE TRYING*
- ◎ 1999 年《一触即发》 *TRIPWIRE*
- ◎ 2000 年《索命访客》 *THE VISITOR*
- ◎ 2001 年《暗夜回声》 *ECHO BURNING*
- ◎ 2002 年《模拟刺客》 *WITHOUT FAIL*
- ◎ 2003 年《无间任务》 *PERSUADER*
- ◎ 2004 年《双面敌人》 *THE ENEMY*
- ◎ 2005 年《完美嫌犯》 *ONE SHOT*
- ◎ 2006 年《假面人质》 *THE HARD WAY*
- ◎ 2007 年《厄运连锁》 *BAD LUCK AND TROUBLE*
- ◎ 2008 年《一无所有》 *NOTHING TO LOSE*
- ◎ 2009 年《明日已逝》 *GONE TOMORROW*
- ◎ 2010 年《61小时》 *61 HOURS*
- ◎ 2010 年《死得其所》 *WORTH DYING FOR*

导读

## “独行侠”前传：基地疑云

文/天蝎小猪

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年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怀旧的年代。因为崭新，所以怀旧；怀旧的人，转眼成旧人。时光对历史的冲刷从来没有如此猛烈过，美女英雄的谢幕与登场一样匆匆：他们不曾留下什么，他们可曾留下什么？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想要在历史那光滑的大理石面上留下些许痕迹，却无力阻止自己慢慢的向历史滑落，直至滑入那苍茫而久远的过去。

——搜狐网校园频道

二〇〇四年“六一”特刊《我们曾经年少》

我们对过去总是那么迷恋，这份热情甚至超过了对未来的憧憬。而且随着岁月将容颜啃噬得沟壑日深，我们对过去的情感亦将愈发浓烈。未来淡如水，倒映着或然存在的玄幻魅影；过去香如

茶，品味出确然存在的人生哲思。因此才有：我们一边追逐新番，一边淘弄旧番；我们一边购进新书，一边收藏古籍；我们一边咆哮“神马浮云”，一边吟哦“骈俪平仄”；我们一边时兴后现代，一边浸淫复古风；我们一边续集完了再续集，一边外传完了接前传……

于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恋旧情结又一次发挥了那无与伦比的效力。当英国作家李查德（Lee Child）在给他的第二故乡（美国）的书迷发售新书之时，有人就提了两个与“过去”有关的问题：第一，你什么时候写“浪子神探”杰克·李奇（Jack Reacher）在部队里当宪兵时的故事；第二，你什么时候会将他的作品舞台放在英国。

对于第一个问题，李查德用一部《双面敌人》（*The Enemy*, 2004）作为回应，里面涉及诸多李奇“相对神秘的过去”的秘辛，比如他之所以被裁军的深层原因，令人庆幸的是李查德没有走“少年金田一”、“古 中学生”之类的书写名侦探年少破案故事的潮流，而只是将杰克·李奇的“时间轴”稍稍调前了一些，让人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突兀感。

至于第二个问题，《双面敌人》告诉我们，李奇可以在法国陪美女闲逛，也可以赴德国追查案情，但暂时还没有兴趣和时间去英国看看，读者们仍需期待。

《双面敌人》作为“浪子神探”系列的前传，是第一部完全描述其早期阶段（“冷硬大兵”时期）的作品，之前的小说要么是只叙述现在时（“孤胆独行侠”时期），要么是以现在时为主、过去则以追忆的形式巧妙穿插其间，且往往点到即止，不免撩人无限的

好奇趣味。

在经过前作《无间任务》的过渡之后，《双面敌人》终于引入“过去”这一系列作必有的“母题”，通过描写李奇在“黑珍珠”搭档桑玛的协助下，于犬牙交错的各种势力之间杀出一条血路、理清案情，于争分夺秒之间找出连环命案的凶手。

由于作品在保持该系列一如既往的动作感真实、紧张度强烈、赘文率不高等优点的同时，将“过去式”叙事的魅力体现得十分完美，最终为其赢得了“巴瑞奖”、“尼洛·伍尔夫奖”同一个项别“最佳小说”的双料推理文学大奖。

一般来讲，前传小说对于整个作品系列的意义在于：首先是“编年史”作用，使得整个系列作品在故事发展的时序上有一种近乎完美的逻辑性与完成度，补缴好这一不能长期存在的缺口之后，作品的恢弘气势无需经由人物角色的张力来呈现，但看那犹如“名人年谱”、“大事年代记”似的数十卷帙就可令人仰止。《双面敌人》印证了杰克·李奇由“军法官”向“浪子神探”的身份选择和变换，这必然是大势所趋的。

其次是“活化石”作用，这得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作者以“性格发展论”的立场，对不同时期、不同身份、不同境遇的主人公形象加以强化和完善，将使得其更加有血有肉、更加真实可信。

二是一旦生活在“传说中”的辅助角色“放下身段”，开始活跃在读者面前，有时甚至喧宾夺主，偶然客串一号叙述者，将使得整个故事的色调为之“转移”，人物感觉更加鲜活、更加有趣。《双面敌人》中李奇的兄长和母亲所起的作用就是巨大的。

最后是“试金石”作用，因为作为“过去”的时间点一贯很多，



“敲定时间点”变得特别重要，这将十分考验和锻炼作家的系列小说创作功力，一着落败就会落得满盘皆输，抉择得当则会带来不少便利，更可为之前的两个作用加分。

显而易见地，李查德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他没有大跳跃地延展过去，而是将时间点提前了少许，李奇只需在其中干好本职工作，再以前的部分则由他的家人来予以丰富，况且这一时间点发生的某个事件，不管是在小说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中，都像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一场“蝴蝶效应”。

《双面敌人》以1989年至1990年的跨年夜为作者选定的“过去”时间点，以冷战末期、时代即将变革的美国作为故事背景，以杰克·李奇所属美军基地三十里外的一个廉价汽车旅馆内驻德陆军中将克拉玛的突然辞世为整个案件的“祸源”，开始了一场“阴谋论”间谍小说作家罗伯特·陆德伦（Robert Ludlum）和高科技军事小说作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都乐于挑战的惊悚之旅。

当然，“阴谋论”和高科技始终不是李查德的最爱，而杰克·李奇自然也不可能是杰森·伯恩和杰克·雷恩，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的詹姆斯·邦德或许兼具两家之长，却并非其同类。

李查德一向不喜欢唱政治高调和夸大军事实力的写法，《双面敌人》虽于国家利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与倾轧颇有触及，倒也可以做到不落窠臼、引人反胃，谁让李奇在乎的惟有他自己所理解和坚持的那一份正义呢！而书名的寓意大概也包含在李奇的正义之中吧。此外，李查德与上述三位大作家尚有个最大的不同，即本格元素的植入和运用，这一优势在本书中也有着超凡脱俗

的表现。

过去终将过去，未来已经变成现在。此时此刻，让我们跟随作者，目击主人公从“大兵”到“神探”的华丽变身，去追击他在寻找的“双面敌人”！

这就是心脏病发作吗？当肯尼斯·克拉玛停止呼吸，意识陷入一片死寂之际，也许这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在临终前他心头浮现的是一阵恐慌。他玩火玩过头了，不管就哪方面来讲都是这样，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他不该来这是非之地，不该跟这个人在一起，也不该把这原本应该藏好的东西带在身上。但他本来已经确认自己安全无虞，在这游戏里稳操胜券，占尽上风。他脸上可能露出一丝微笑——直到胸口的重重一击把他打垮。接下来局势完全逆转，原本的胜利变成一场灾难，他没有时间补救任何事情了。

致命的心脏病到底给人什么感觉？没有人知道，因为病发的人都死了。医护人员的说法是：细胞坏死、血液凝固，缺氧致死以及血管堵塞。他们猜想：心脏会迅速跳动，但没有用，或者连心脏都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用的字眼像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心室颤动，但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其实他们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反正就是瘫倒后死掉。”肯尼斯·克拉玛一定是这样，他刚刚瘫倒死去，许多秘密随他逝去，但他留下的麻烦几乎把我害死。

我自己待在一个借用的办公室里。墙上有钟，只有时针跟分针，没有秒针，是个不会滴答作响的电子钟。它静得就像这房里的死寂一

样。我故意看着分针，它并未移动。

我等待着。

针动了，它往前跳动六度。这小幅的移动充满了机械的精准度。它弹了一下，稍稍抖动之后又恢复停滞。

一分钟了。

过了一分，还有一分。

再过六十秒就到了。

我盯着看，时钟停滞的时间似乎好久好久，然后分针又跳动了六度。又过了一分钟，已是午夜时分，1989年变成了1990年。

我把椅子往后推，在桌后站起身来。电话铃响，我猜是打来祝我新年快乐的。但不是，是个警察打来的，因为在他辖区里有个军人死在距离部队三十英里外的汽车旅馆里。

他说：“我要找宪兵执勤官。”

我又在桌子后坐下。

我说：“我就是。”

“这里死了一个你们的人。”

“我们的人？”

他说：“是个军人。”

“哪里？”

“镇上的汽车旅馆。”

我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很有可能是心脏病。”

我停顿了一下，把陆军的制式台历从十二月三十一日翻到一月一日。

我说：“没有疑点吗？”

“看不出来。”

“你见过死于心脏病的尸体？”

“多得是。”

我说：“好，打给部队的指挥部。”

我把号码给了他。

我说：“新年快乐。”

他说：“你不需要来一趟吗？”

我说：“不需要。”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我不需要去，像陆军这种庞大的组织，人数比达拉斯小一点，比底特律多一点，说到“公事公办”的精神，则是跟前两者都一样。目前军队总员额是男女加起来一共九十三万人，他们的组成可以说就是美国全体国民的缩影。美国国民每年的死亡率大概是千分之八点六五，而在没有战事爆发的情况之下，军人的死亡率并不高于或低于一般民众。整体而言，他们比一般人口年轻，体能状况也较好，但是他们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较多，吃得较差同时压力较大，训练时还必须做各种危险的事，所以他们的寿命跟一般人差不多，死亡率也没多少差别。就目前的兵力，如果用这种死亡率来计算，一年里每天会有二十二个军人死掉，死因包括意外、自杀、心脏病、癌症、中风、肺病以及肝肾衰竭等等，跟底特律或达拉斯的市民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不需要去一趟——我是个宪兵，不是个葬仪师。

分针又动了，它往前跳动，弹回来后又停滞下来。现在是午夜过三分钟。电话又响了，这次是祝我新年快乐的人——我办公室外面那位中士。

她说：“新年快乐。”

我说：“也祝福你。你不能起身探头进来就好了吗？”

“那你不也可以探头出来吗？”

“刚刚我在讲电话。”

“谁打来的？”

我说：“没什么事。只是有人没办法活到90年代。”

“要喝咖啡吗？”

我说：“当然，为什么不喝？”

我又把电话放下。当时我已经进部队六年多了，陆军的咖啡是让我情愿继续服役的原因之一。无疑，那是世上最棒的咖啡。陆军的士官们，同样也是最棒的。像这位女中士，她的故乡是北乔治亚州的山区。我才认识她两天，知道她离营时都住在北卡罗莱纳州一处不毛之地的拖车公园里。她有个小男婴，她把他的一切都告诉我，但没提过她有个丈夫。她全身都是骨头与肌腱，身体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坚硬，但是她喜欢我。我看得出来，因为她帮我倒咖啡。如果有人不喜欢你，是不会帮你倒咖啡的。他们只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她开了我的门走进来，拿着两个马克杯，我们一人一杯。

我又说了一次：“新年快乐。”

她把两杯咖啡都摆在我桌上。

她说：“真的会快乐吗？”

我说：“好像没什么值得不快乐的理由。”

“柏林墙塌了一半，我在电视转播上看到的，大家疯狂庆祝着。”

“很高兴这世界上还有人在某个角落庆祝。”

“人很多，一大群唱歌跳舞的人。”

“刚刚我没看到这则新闻。”

“那是六小时前的事了，因为时差。”

“人可能还没散呢。”

“很多人带了大榔头去。”

“那是政府开放的。那半边是个自由的城市，四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把它保持在这种状态。”

“很快我们就没有敌人了。”

我尝一口咖啡，热热的黑咖啡，世间极品。

我说：“我们赢了。那不是好事吗？”

“如果你是靠美国政府吃饭的人，可不是个好消息。”

她跟我一样都穿着标准的丛林迷彩战斗服，袖子平整地往上卷。她的宪兵臂章戴得服服帖帖，我想她在内侧用了安全别针固定臂章。靴子也微微发亮。

我问她：“你有沙漠迷彩装吗？”

她说：“没去过沙漠。”

“上面的纹路被改过了。上面加了一个个棕色的色块，花了五年时间研究才改的。步兵那些家伙说那叫做巧克力条，那纹路不好，以后一定会改回来的。但是他们还得再花五年时间才能想通这一点。”

“所以呢？”

“如果军方高层要花五年才搞定迷彩装纹路修改的事，那么裁军这件事要花他们多长时间？到时候搞不好你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你就别担心了。”

她说：“嗯。”但语气里还是不相信我。她接着说：“你觉得他是块读大学的料？”

“我没见过他。”

她没说话。

我说：“陆军讨厌改变，而且我们永远不缺敌人。”

她还是没说话。我的电话又响起，她帮我接了电话，听了大概十一秒之后才把话筒交给我。

她说：“长官，是盖博上校。人在华盛顿。”

她把自己的马克杯拿走后就离开房间了。盖博上校是我顶头上司，尽管人还不错，但他不太可能在跨年夜的午夜零点八分打电话，

只是为了跟我说新年快乐。他不是那种人。有些高官会做这种事，一到假日特别来劲，就像自己是个小男孩似的。但是里昂·盖博完全没想过尝试这种事，对其他人都不可能，对我就更不用说了。即使他知道我在这里，也不会这么做。

我说：“我是李奇。”

他停顿了好一会儿。

他说：“我还以为你在巴拿马。”

我说：“我接到了命令。”

“从巴拿马把你调到博德堡，为什么？”

“依我的军衔，我只能服从命令。”

“什么时候？”

“两天前。”

他说：“真讨厌，不是吗？”

“讨厌？”

“巴拿马可能还比较刺激一点。”

我说：“还好。”

“他们还派你在跨年的时候当值班军官？”

我说：“我自愿的。我希望他们喜欢我。”

他说：“这差事可真惨。”

“刚刚有个中士端了杯咖啡给我。”

他停顿了一下说：“刚刚有人打电话告诉你汽车旅馆里有军人死掉？”

我说：“八分钟前，我把这件事转给部队指挥部。”

“指挥部又把这件事转给某人，害我刚刚被人从派对中找出来讲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死掉的那家伙是个二星上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下来。

我说：“我没想到要问。”

他在电话那头还是没说话。

我说：“将军也会死，跟任何人一样。”

他没回我话。

我说：“没有疑点，反正他就是死了。死因是心脏病发作，可能还有痛风，没什么值得我注意的。”

盖博说：“这是尊严问题。我们不能任由一个二星上将这样横尸在公共场所，却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们需要有人到场。”

“那个人是我吗？”

“我本来以为别人可以去。但今晚在全美国还保持清醒的宪兵里面，你大概是军衔最高的。所以，就是你要去现场。”

“去那里要一个小时。”

“死人还会乱跑吗？而且，他们到现在也还没找到一个清醒的验尸官。”

我说：“好吧。”

他说：“别惹事。”

我又说了一次：“好吧。”

他说：“客气点。离开了部队，他们就是老大。那是警察的司法管辖区域。”

我说：“我了解警察，我曾经跟一个警察合作过。”

他说：“如果这案子有问题的话，你要尽量控制场面。”

我说：“他可能就只是在床上去世而已，很多人都这样。”

他说：“有必要就打电话给我。”

“派对好玩吗？”